

如何以「我惹了满京城最不该惹的人」为开头写一个故事？

我惹了满京城最不该惹的人，他就是当今天子，也是我从小青梅竹马的玩伴。

我跪在地上，听心上人命令我为他的爱妃保胎，若有差池，便要我以命抵命。

呵，他又不是不知道我的医术一塌糊涂，他这到底是想害我，还是害她？

西华阁里，淡淡青烟缭绕，幽幽香气飘渺，七重薄纱之外，跪了一地的人，而薄纱之内，一个明黄色的尊贵身影隐约可见，气氛十分压抑。

我的手指从荣妃纤细的皓腕上离开，起身后退了几步，跪在那抹明黄身影前。

「恭喜陛下，荣妃娘娘这是喜脉。」

一声极低的笑声从头顶上传来：「是吗？太好了……」

「荣妃此胎至关重要，是朕的第一个龙儿，便交由太医院负责……」

陛下话说一半，便听到荣妃软软地唤了一句：「陛下，宋太医是太医院中医术最高之人，又是女子，不如便让宋太医来照顾嫔妾吧。」

我整个人都呆住了，傻傻地看向荣妃柔媚的脸庞，又僵着脖子转过头去看陛下。

他的目光与我撞到一起，却很快垂下眸，浓密的睫毛掩住了帝王的心思，他沉吟片刻后道：「那今后，就由宋太医负责荣妃的起居了，如果有任何差池，宋太医，你就提头来见吧！」

我跪在地上，捏了捏拳头，满腔悲愤、疑惑和委屈涌上心头，却也只能卑微领旨。

「微臣……遵旨……」

为什么要让我来给荣妃养胎，那是他最宠爱的妃子，最重视的龙子，旁人以为我医术高超，但他却是了解我，我根本就不懂医术！

我宋家祖祖辈辈供职于太医院，只曾立下大功，救高祖皇帝于病危，被高祖皇帝赐下一块金匾，上书「世代行医」，如此随意地决定了我宋氏一族几百年的命运。但医术这天赋是不会代代遗传的！到了我这儿，便出了岔子，哪怕我从小被迫背医书，认草药，医术却依然一塌糊涂，爷爷在世时便断言，总有一天，太医院诸人会被我拖累而死！

我想，如果荣妃出了什么事，陛下会不会真的要我的命，好歹说，我们也是从小玩到大的感情啊……

当今这个皇帝，当年的八王刘希，可以说是我爷爷一手救回来的。刘希在皇子中行八，不上不下，本就是不怎么占优势的排位，又因为娘胎中带病而来，自小体弱多病，先皇尚武，这个病弱的八皇子就更加入不了他的眼了。宫里的人个个势利，见八皇子母子失势，便都踩到头上来，克扣俸禄，挪用衣食，八皇子病重高烧，甚至连太医也请不起。是八皇子宫中的小宫女拦在我爷爷回府的路上磕头跪求，我爷爷这才给刘希看病诊治。

刘希得的是什么病我也不懂，但是看爷爷的神色也能猜到，绝对不是简单的头疼脑热。那小子长我三岁，却是长得比我瘦小，下巴尖尖细细的，不过巴掌大小，苍白的脸蛋上长年泛着诡异的嫣红，走不上几步路便气喘吁吁。谁都料定他活不过十岁，却没想到让爷爷一治十年，生生根治了那些毛病，不经意间，他竟比我高了两个头去，不复当年怯生生的小模样，也学会了用鼻孔看人，冷言冷语对我说什么「提头来见」，真是——忘恩负义！

帝王家果然没几个好人！

我在心中骂骂咧咧，面上却是恭恭敬敬。便在这时，有人进来通报消息，低声耳语几句，刘希面色一沉，便随来人匆匆离去。

众太医待刘希走了，这才彻底放松下来，不约而同吁了口气。我从地上爬起，不着痕迹朝床上看了一眼，荣妃已坐起身来，一双美目望着空荡荡的门口，满是幽怨。

便是最受宠爱的妃嫔又如何，这世上又有谁能完全得到帝王的心呢？

我叹了口气，牵拉着肩膀离去。刚走出院门几步，就看到刘希身边的大宦官富春向我走来。

富春脸上带着笑意，对着我恭敬道：「陛下说，荣妃娘娘怀孕是大事，不容闪失，让宋太医就近住着方便照看。」

「这……只怕于理不合啊，外臣不得内宿……」我结结巴巴摆手道。

富春笑道：「宋太医无需介怀。外臣不得内宿，怕的是淫乱宫廷，宋太医是女子，便无此顾虑了。栖梧宫已为宋太医打理好了，宋太医即可入住。」

我大惊道：「栖梧宫！这只怕更不合适了！」

栖梧宫比邻刘希的寝宫，这宫殿虽无定论，但向来默认是皇后寝宫，我一个太医怎么可以住那种地方！

富春微微笑道：「陛下如此安排自有深意，宋太医还是遵旨吧。」

说罢便不再理我，扬长而去，留我一脸呆滞。

这一脸呆滞持续到了晚上，当我在栖梧宫用膳时，我才明白了陛下的深意。

他让我住的是栖梧宫外围的一等宫人住所，仔细说起来，就是下人房。

呵呵，自作多情多烦恼啊……

我抓了抓脑袋，无精打采地扒拉饭菜。

宫里有精心烹制的饭菜，还有温柔娇俏的宫女侍候，倒是比在家里舒服，只是我心里总是悬着事，吃不香，睡不着。

我因为高祖皇帝的一句话，生来就注定了只能在宫里当太医。爷爷是神医，刘希自幼体弱多病，多次病危，都是爷爷圣手救回。爷爷临终前向刘希求了一道旨意，让刘希恕我医术不精之过，放我回民间。

当时刘希一脸为难地说：「世代行医，乃是高祖皇帝的旨意，朕不能违背，但朕答应，绝不因此降罪于灵枢。」

爷爷是否瞑目我不知道，但我怕是不能瞑目了。

爷爷过世后，刘希便让我接替了爷爷的职位，当了他的专属太医。世人只道我继承了爷爷举世无双的医术，又对刘希的病情十分了解，因此对我十分敬重，便是宫里的妃嫔娘娘们都待我亲热无比。作为宫里唯一的女太医，我又不容辞地成为「妇科专家」，哪个妃子月事不调、身子不爽都要叫我，我凭着下三滥的医术，练就了三寸不烂之舌，从心理上对妃嫔娘娘们进行爱的治愈，至今尚未露出破绽。

这一切刘希都看在眼里，却不说破。

只是他把最重要的妃子和龙子交到我这个庸医手中是何居心，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来，只模模糊糊悟出一个可能性：他想借刀杀人！

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啊，万一荣妃的胎儿有个不测，他是不是真的要我拿命赔给他……

我思来想去，忧从中来，恨不得对着刘希寝宫的方向咒骂几句。

我正悲愤着，忽然听到了外面传来了敲窗的声音，我从床上惊坐起，尚未反应过来，便看到窗子被人撬开，推了进来。

一道鬼祟的身影轻盈地翻窗进来，落在了地上。

我抄起枕头砸了过去，大骂一声：「严小武，你半夜三更地翻窗进来做什么！」

严小武身手敏捷地抓住了枕头，讪笑道：「我给你送点东西来。」

严小武说着自来熟地点起了油灯，把身后的小布包放在了桌上。

「宫里来人传话，说你要在宫里住一段时间，我想有些东西你可能用得上，就亲自给你送来了。」

「你夜闯皇宫，不怕被抓了砍头吗？」我披上外衣向他走去。

严小武笑道：「瞎说，我怎么就夜闯皇宫了，我可是大摇大摆从宫门口走进来的。咱好歹也是和陛下一起长大的交情，这宫里我多熟啊，他们能拦着我吗？」

这家伙也是我爷爷好心收留的孩子，当初在街上为了一个馒头跟人打架差点引发血案，爷爷用了一个肉馅包子把他带回了家。这一留就是十几年，耳濡目染的，他也会了一些医术，不用把脉只看气色就能知道对方的情况，比如他常对我说：「宋灵枢，你要死了。」

每次他说完这句话，我都会被爷爷罚站罚写字罚闭门思过，这么算来，严小武的医术也有半桶水了，而据说他的功夫还比他的医术多了半桶，江湖人称「来一桶」。

我一直这么认为的，直到严小武忍无可忍解释说，其实是叫「来一捅」，因为他是个耍枪的，这三个字意思是「来了一定要捅一枪」，跟那些用剑的说「剑出必见血」是一个道理。

我严肃地说：「严小武，你真是逊毙了，连外号都铨得这么儿童不宜，爷爷泉下有知都不能瞑目啊！」

而爷爷竟然想把我许配给这么个外号如此淫邪的人物，想起来我都有些内伤。

刘希、严小武与我三人，都是打小一起长大，只是刘希登基后便与我们越来越疏远了，但他多少还是认一点幼时情谊，对严小武也算纵容，严小武在宫里可以说是来去自如，陛下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，侍卫们更不会吃力不讨好去得罪他。

严小武掀开了包裹，我翻看了一下，除了换洗衣物，就是逃命工具，里面还藏了一张纸条，歪歪扭扭的几条线，我皱着眉头看了半天看不懂。

「严小武，这是什么？」

严小武懒懒说道：「是宫里地下通道的地图，你要是把荣妃治坏了就自己逃出来，我就不接你了。如果陛下要诛你九族，记得告诉陛下咱俩不熟。」

我默默收起地图，再一次感谢上苍给我这样一个可想、可怨、可恨的王八蛋。

在栖梧宫没过几天，刘希的另外几个妃嫔便组团找我去做心理治疗了，醉翁之意绝对不在酒，在听到我说母子都很健康平安的时候，她们不约而同露出欣喜又失望的表情。

这些妃嫔贵人都是刘希登基这两年纳的。刘希是个劳模皇帝，不过也不是十分怠慢后宫的爱妃，隔一段时间还是会临幸一次，给她们一点存在感。刘希是少年天子，端的是芝华玉树，温润儒雅，笑如春风，又是天底下最尊贵的男人，这些女人们见过他，拥有过他，便再也离不了他了。

谁说相思不是病，这种没药医的病，还是要靠我这样的妇女之友来开导。

我穿上太医院制服的时候，她们没拿我当女人，我对她们没威胁。自然她们也没拿我当男人，我和她们没隔阂。

她们大概是拿我当不男不女的宦官了吧。

「荣妃娘娘真是好福气，深得陛下宠爱，又怀了龙种，现在荣妃娘娘的兄长还打了胜仗，彻底剿灭敌国最后十万兵马，解除西凉的威胁，看样子，皇后之位非荣妃莫属了。」说这话的人也不知道多少真心，但酸意肯定是有七分的。

朝堂上的事，我向来没什么兴趣，也不关心，因此听她们说这说那，也只有呵呵哈哈敷衍两声。我忽地想起进宫那天刘希的变化，下午还一脸阴沉，晚上就喜笑颜开，想必是因为捷报传来了。

在外面坐没多久，西华阁便又有人来催了。这边的妃嫔们不阴不阳地说：「荣妃娘娘身子可娇贵着，宋太医还是快些去吧，若是出了什么事，我们可担待不起。」

我也担待不起啊……说起来，我还挺担心的，只怕刘希那病会遗传，如果刘希的孩子也得了那样的病，爷爷又不在了，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
刘希的孩子啊……他都有自己的孩子了……

我心情颇为复杂地看着荣妃微微隆起的小腹，只有一点点的弧度，那里面孕育着一个小生命，长大以后，会不会是另一个刘希。

「听说宋太医刚刚被人请去了？」刘希不在眼前，荣妃又是另一番模样了。天潢贵胄，如日中天，这样的女子要么骄横要么娇弱，荣妃显然只有在刘希面前才会娇弱。

我陪笑答道：「娘娘们身体不舒服，都让微臣看惯了，微臣也只好去一趟。」

「呵，只怕是心里不舒服吧。」荣妃冷笑一声，「她们都说了些什么？」

我挑着答道：「都说荣妃娘娘好福气，大将军又打胜仗了，皇上欢喜得很。」

说到大将军，荣妃脸上也笑开了，显然以这个兄长为傲。「那是自然，本宫的娘家和她们可不一样，一个个小官小吏，蓬门荜户。」

她这话说得有些过了，人家好歹也都是至少三品的家庭出身。

「宋太医……」荣妃话头一转，美目向我看来，眼中带着芒。「你医术高超，陛下都对你另眼相看，本宫对宋太医也是十分倚仗，怀胎十月，艰险非常，这宫中冷枪暗箭防不胜防，本宫可都靠宋太医你了……」

「娘娘言重了，微臣职责所在，不敢有丝毫懈怠。」

荣妃盈盈笑道：「宋太医不必紧张，你是个老实人，只是在这宫里老实人不好过，只要宋太医对本宫真心，本宫会让宋太医过得很舒服。」

「谢、谢谢娘娘……」我心里哀叹，这是在拉拢我吗？原来我也有拉拢的价值，真是受宠若惊啊！

荣妃捧起一杯茶，含笑饮了几口，忽然脸色一变，捂着肚子喊道：「这茶有问题！」

我顿时呆住，急忙站起身来要去扶她，却见七八个宫女嬷嬷跑了进来，将荣妃团团围住，保护了起来。一个神情严厉的嬷嬷大喊道：「有人意图谋害龙子！」

侍卫宦官闻讯而来，宫女们将虚弱的荣妃扶进了内室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在了桌上那杯荣妃饮过的茶杯上。

淡淡的口脂印，刺目惊心。

那嬷嬷冷冷瞪着我：「听说宋太医方才从其他娘娘处过来，可是身上带了不该带的东西？」

别说我身上没有其他东西了，就是那杯茶我也不曾碰过。

但所有人的目光都死死盯着我，仿佛认定了我不是凶手，便是帮凶。

「陛下驾到——」

不知是谁去通风报信，刘希来得如此之快，屋内众人下跪接驾，我恍惚了片刻，才后知后觉跪下。

「听说荣妃胎儿有恙？」一道冷漠的声音传来。

旁边的嬷嬷立刻将方才的事情上报，话里话外将罪名推到了我身上。

嬷嬷一脸悲愤地叩头请命：「还请陛下明察，此事定是有人蓄意谋害皇嗣！」

我感觉到沉甸甸的目光落在我的头上，压得我直不起腰。

「宋太医，你可有话说。」刘希冷声问道。

我伏在地上回道：「微臣没有谋害皇嗣，请陛下明鉴！」

嬷嬷道：「听闻宋太医从梨芳宫过来，怕是与梨芳宫的娘娘有什么纠葛。」

梨芳宫的那位娘娘与西华阁的荣妃素来不和，争宠斗艳你死我活，那个嬷嬷字字句句都暗示此事是梨芳宫的娘娘动的手脚。

刘希深吸了口气，缓缓道：「此事有待明察，将宋太医软禁在太医院，未经朕允许，任何人不得探视！」

我咬了咬唇，苦笑道：「微臣领旨。」

我伏跪在地，眼前净是大片的明黄色。我一直觉得这颜色刺眼，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都争着穿。当年我跟刘希还算比较熟的时候，也曾没上没下地跟他胡说八道。

他登基那日，我跟着爷爷例行给他诊脉，只怕他举行大礼，会体力不支。我仔细看着他，哎哟哎哟调笑两声道：「刘希，你穿上衣服我都不认识你了！」

爷爷拍了我的脑袋一下，将我拍跪在了地上，叱喝一声：「放肆！还不跪下！」

刘希轻咳两声，白皙的脸上泛着淡淡的粉色，有些尴尬地扫了我一眼，我委屈地摸着被拍疼的脑袋，抬头看了看他。

那是我第一次跪在他面前。

他那样的神情，却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了。

我原先也以为，衣服终究也只是衣服而已，人不会因为穿了不同的衣服而有什么变化，后来我才发现自己错得离谱。八王刘希早就没了，现在在我面前的是皇帝刘希。

我当初可以大大咧咧地直呼他的名字，现在是不行了。民间为了避讳，「希」字不能用，百姓也没了「希望」，我也没有了。

我自那日起就被软禁在太医院，每日三餐有人送，只是没有一个说话的人，也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。期间富春来看了我一次，坐了一会儿说了些闲话便也走了，我想象中的严刑逼供却是迟迟未来。

如此过了七八日，忽然有天传来急促的敲门声把我从梦中惊醒，门外传来富春焦急的声音：「宋太医，陛下病了！」

我猛地从床上弹起，手忙脚乱地穿上衣服，推门而出。

「公公，陛下身体怎么了？」

富春公公一脸焦虑之色：「边走边说吧，怕是旧疾复发……」

他声音压得极轻，似乎怕人听到，我却是听得一清二楚，心里咯噔跳了一下，手心竟不自觉汗湿了。

若是旧疾复发，我这三脚猫的医术怎么救得了他……

我耳中嗡鸣，脑海乱成一团浆糊，不知不觉便来到了刘希的寝宫外。

寝宫内灯火通明，外面侍卫守卫森严，一股压抑而凝重的气氛让人连呼吸不自觉屏住。

富春公公屏退所有人，推开门示意我入内。我提着药箱，踮着脚轻轻走进寝宫，却发现里面一个人也没有，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非常诱人的饭菜香味……

我顿时愣住了，站在原地看着眼前一幕。

丰盛无比的山珍海味摆满了一桌，刘希便坐在另一头，他一手拿着奏折翻阅，另一只手支着下巴，听见我的脚步声，才懒懒抬起头来，一双氤氲着薄薄雾气的湿润黑眸含着笑意向我看来。

「灵枢，过来。」

这哪里是旧疾复发的样子？

我满腹疑虑，踌躇着上前两步，缓缓跪了下来。

「微臣叩见陛下。富春公公说，陛下身体不适……」

他低笑了一声道：「朕最近确实不太舒服，你也帮朕看看吧。」他说着伸出了手。

我犹豫着站了起来，往他的方向挪了小半步，压低了声音苦恼道：「陛下，你是知道的，微臣的医术，咳咳……陛下要是真的不舒服，还是让施太医、苏太医他们来看看吧。」

他倒也没有反对，只是淡淡说道：「你想抗旨吗？」

他这么跟我说话，我心里酸得跟吃了青李子似的，却也只能抽抽鼻子，硬着头皮上前。

我不敢坐着，便只有屈膝弯腰，三指扣在他的脉搏上。天可怜见……除了血管的跳动我什么都感觉不到。爷爷总说我神经太粗，那么明显的脉象差异我都感觉不出来，可说实话啊，明明就是一跳一跳的，还能有什么差异……

「陛下哪里不舒服？」我只好将戏演到底。

「失眠，多梦，身体发寒。」他看着我的眼睛说。

我极快地扫了一眼他白皙俊美的脸庞，看起来容光焕发的样子，哪里像他说的失眠。

我目光落在那一桌珍馐美味之上，缓缓说道：「可能是临睡前吃多了撑的……」

他哧地笑了一声，忽地反手拉住了我的手腕，轻轻一扯，我便失去重心往他怀里扑去。

我整个人僵住，愣了片刻才仓皇从他怀中挣脱出来，哆哆嗦嗦地想跪在地上，却又被他扯着手臂坐到了旁边的凳子上。

一根修长的手指轻敲了敲桌面，刘希含笑道：「委屈你饿了几
天，这些是为你准备的。」

我张大了嘴，有些不敬地直视他幽深的眼睛，也不知是饭菜太香还是他笑得太好看，我的口水险些流了下来。

我紧张地合上嘴，嗫嚅道：「这不合适吧，微臣不敢。」

呵呵，打一巴掌再给一颗甜枣，帝王心海底针，我的自尊心不允许我接受他的施舍！

刘希轻笑一声，扫了一眼我咕咕叫的肚子，揶揄道：「嘴上说不敢，肚子却很诚实嘛。」

我脸上臊得都没敢抬头了。

刘希不紧不慢地往我面前的碗里夹菜，又缓缓说起这些天发生的事。

「你是不是心里还在埋怨朕？朕知道那天在西华阁发生的事与你无关，只是当时那么多双眼睛看着，朕不得不先把你关起来，彻查此事。这几日已经查明了，是梨芳宫的下人在荣妃饮食中动了手脚，与你无关，你已经自由了。」

我听得心头一松，顿时食欲上来了，忍不住举起了筷子往嘴里塞东西。

「多谢陛下明察。」我含糊不清又不甚走心地说了一句。

「这次让你受委屈了，朕自会补偿你，你可有什么心愿，说出来，只要朕能做到，必会答应你……」

他的声音轻缓低沉，带着一股蛊惑人心的魅力，让我不自觉停下了筷子，痴痴地看向他。

我动了动嘴唇，在他期盼的目光中，缓缓说道：「我想要——免死金牌！」

「什么？」他愣了一下。

我抿了下嘴唇，搓着双手，鼓起勇气商量着说：「当太医是很危险的，陛下知道微臣的医术，微臣怕有一天治坏了人，陛下会杀我，所以……可不可以赐给微臣一道免死金牌？嗯……或者很多道免死金牌？微臣怕一道不够用……」

刘希黑沉着脸说：「不行！」

我撇了撇嘴，心里嗤笑一声——果然是骗人的，刚刚还说什么都可以……

刘希叹了口气，道：「好吧，朕答应你，绝对不会治你死罪，你放心了吧？那——你还有没有其他心愿？」

我低下头仔细想了想，心头一跳，抬起眼看着他，高兴道：「有！」

「什么？」他柔声问。

「我想离开皇宫！」说到这里我都忍不住有些雀跃，「听说陛下宠妃有孕，龙颜大悦，会大赦天下，能不能也放了微臣。微臣留在这里也没什么意思，都是因为高祖，我们宋家才不得不世代行医，陛下能不能放微臣离开？」

刘希深呼吸一口气，声音微微颤抖：「离开这里，你还能去哪里呢？」

我扬起下巴，笑着说：「严小武已经在江湖上闯出名堂了，微臣跟他走。他答应爷爷了，这辈子都会照顾微臣！」

话还没说完，手上便传来一阵剧痛，我哀嚎一声，刘希才松开紧握的手。

第二章 微臣冤枉

「你休想！」

他咬着牙恨恨瞪着我，瞪得我心虚，不敢抬头看他的眼睛。明明是他言而无信，反而像是我做了亏心事一般。

刘希气恼得不肯理我了，他背过身朝离间走去，留下我一个人干坐在原地。

富春公公警觉地听到屋里的争吵声，轻轻推门进来，那双睿智的眼睛淡淡一扫，便露出了悟的神情，温声细语道：「宋太医，你何苦惹陛下生气……」

我冤枉，我委屈，我愤愤不平！我咬牙切齿地说：「微臣冤枉！」我顿了顿，又说，「那微臣还能吃完这顿饭吗……」

薄纱后的背影僵了一下，然后传来一道低沉而压抑的声音：

「让她带走！」

富春公公提着食盒，将我送回了栖梧宫。

富春公公亲自为我摆好了饭菜，温声道：「荣妃的胎儿虽然保住了，但陛下觉得此事不适合让你再插手，便已下旨让太医院其他人接手此事。」

我不知是该高兴还是沮丧，淡淡说道：「陛下英明。」

富春公公又道：「宋太医你便住在栖梧宫，照顾陛下的起居。」

我猛地抬头看向他，险些被口水噎住：「为什么？」

富春公公微笑道：「陛下连日操劳，身子不适，宋太医对陛下的身子是最为熟悉的，除了你还有谁堪当如此大任？这是陛下对宋太医的信任。」

他这话说得暧昧，虽然好像也是这么回事，但重点是——我根本不懂医术啊！

我苦笑两声，祈求道：「陛下这是在为难下官啊……」

富春公公意味深长地说：「陛下这是看重宋太医。」说着顿了顿，「宋太医，夜间休息，注意紧闭门窗。可记得千万不要再让人推窗进屋了。」

我心里咯噔一响，看着富春公公意有所指的神情，脑海中掠过严小武那贱兮兮的笑脸。

除了他，还有谁会半夜闯进我房间？

方才刘希似乎也是因为我提到了严小武才生气的……

刘希不喜欢严小武，我隐约有所觉察。我曾经偷偷问严小武，你是不是暗地里欺负刘希，不然为什么他好像不怎么待见你。

严小武和我两个人蹲在大树下想了一个下午，最后严小武单方面做出一个结论：刘希是嫉妒他身强体健，充满男人味。

我给了严小武一个如来神掌，他那种汗臭味、脚臭味有什么好嫉妒的！当然，刘希身上苦涩的药味也不怎么好闻，不过至少我比较习惯。

严小武也在某个时刻提出某种不靠谱的猜测：「难道他是喜欢你，所以嫉妒你跟我好？」

我认真地说：「第一，我跟你一点都不好。第二，他不可能喜欢我的。」

他要是喜欢我，怎么当了皇帝后会对我那么冷漠，尤其是爷爷过世之后，他对我几乎不闻不问。他要是喜欢我，怎么会纳了两三个妃子。他要是喜欢我，荣妃怎么会有喜。他要是这样都叫做喜欢我，那么廉价的喜欢，我才不稀罕呢。

哪怕我曾经喜欢他……

所以刘希对严小武的感情，大概可以叫做前辈子有怨有仇，这辈子虐恋情深，跟我能有什么关系？

本来因为下毒之事，太医院的人都以为我难逃一劫，没想到陛下忽然身体抱恙，我的身份从荣妃的太医摇身一变，成为了陛下的贴身太医，那些本盼着我不得好死的同行们希望落空，见我每天早请安、晚请脉，日日得见君颜，嫉妒之心溢于言表。

只有我自己知道，天天在皇帝跟前晃悠，不是件好差事啊。

我跟着富春到达寝宫的时候，已经是掌灯时分，里间灯火点了七八成，宫人们在张罗药膳，刘希躺在床上，眉头紧锁着挥了挥手，说：「都下去，朕要休息。」

我也想跟着退出去，他又说：「宋太医来给朕把个脉。」

我挪到他榻前蹲坐下，这时寝宫里已没有了别人，我低声嘟囔：「我真不会看……」

刘希闭着眼睛，似乎很疲惫，听了我的话睫毛微颤，嘴角勾了起来，声音微哑：「朕叫你把脉你就照做。」

我真不知道他在执着什么……但他是皇帝，我也只能奉陪，三根指头搭了上去，眼睛却在他脸上瞄来瞄去。

苍白、憔悴，眼睛微微浮肿，嘴唇失了血色，有些干裂的迹象，我忍不住问道：「你想喝水吗？」

他的睫毛又颤了一下，然后轻轻点了点头。「嗯。」

我转身倒了杯水来，一回头，他已经睁开了眼，正望着我。

「扶我起来。」他说。

我扶着他坐起，又拿了个枕头垫在他后背，然后把水递给他。

他没有接，静静看了那杯子片刻，然后又抬头看我。

我忘了，他是皇帝了，皇帝是不会自己喝水的。自嘲一笑，我把杯沿凑到他嘴边，他抬起手覆上我握着杯子的手背，缓缓地吞咽着温水。

掌心有些发烫。

我知道自己握着杯子的手一定在出汗，滑溜溜的，好像快握不住杯子了。总算他喝完了水，但是好像没有松手的打算，我盯着他的手，企图不着痕迹地把手抽出来。

忽然他说：「灵枢。」

我怔了怔，抬头看他。

他斜靠着，鬓角微微汗湿，脸上的神情似曾相识，或者说，正是我熟悉了许多年的样子。那时候他年纪小，受寒病所扰，夜不能寐，常常在半夜惊醒，一身是汗，却又直哆嗦，苍白的小脸上写满了脆弱，好像一碰就会碎。我随爷爷候在外间，听到里间有声响便进来看他。

爷爷让他褪了上衣，趴在床上，几针下去，后背的血管便仿佛浮了起来，却是青青紫紫的颜色。刘希似乎忍受着巨大的痛

楚，下唇咬得出血，却也不吭声，只是紧紧抓着我一只手，眼睛像是在看着我，但瞳孔深处空荡荡的，又好像什么也看不到。

待施针完了，爷爷疲惫地离开，他仍是抓着我的手不放，乌黑湿润的双眼怯怯望着我，像只受了伤的小鹿，用沙哑的声音说：「灵枢，不要走好不好……」

记忆中少年的眉眼与眼前的青年重叠，我恍惚中一个哆嗦，甩开了他的手。

他的手指动了动，垂落在身侧。

我做了几个深呼吸，方压抑住声音里的颤抖。「陛下想要人伺候的话，可以让富春去传召。荣妃娘娘有身孕，可以让其他娘娘过来。」

他听了这话，脸色瞬间又沉了下来，但是似乎又想起了什么，漆黑的瞳孔中闪过一道光，嘴角扬了起来。

「她们身娇体贵，哪里会伺候人。」

我干巴巴地说：「微臣虽然粗鄙下人一个，却也不怎么会伺候，还是娘娘们……」

「不。」他打断我，柔声说，「就像以前那样，你握着我的手就好。」

以前？

我皱了下眉，扫了他一眼，淡淡道：「陛下不是小孩子了。」

他又不是刘小希了，凭什么还要人哄他，真以为当了皇帝就四海之内皆你妈啊！

「灵枢……」他又来了，用那种轻轻柔柔的嗓音悠长地唤我的名字，一声三绕，百转千折，听得人心头发痒。

「干、干嘛……」我结结巴巴地问。

他躺了下去，不胜柔弱的样子，哑声道：「我难受……」

「哪、哪里难受……」我这个没骨气的。

「睡不着。」他微闭着眼睛，声音在胸腔里低低地震荡。

「我给你开点安眠的药？」

「你哄我。」他果断拒绝药物治疗，「像以前那样。」

他侧躺着，面向我，从被窝里探出一只手来，握住我微微汗湿的手，温柔又坚定，明明没用多大的力气，却让我无法挣脱。

我怔怔看着他俊美而疲惫的侧脸，纤长的睫毛在眼下投出淡淡的阴影，越发像我记忆中的刘小希了……

我僵硬的抬起另一只手，落在他后背上，轻轻抚摸。

那时候，刘小希也是这样，他说：「灵枢，我怕睡不着，又怕睡着了做梦。」

我说：「别怕，我在这里陪你、看着你，你要是做噩梦，我就叫醒你。」

他点了点头，闭上眼睛，片刻又说：「我睡不着，灵枢你唱歌给我听。」

我为难地挠头：「没人教过我唱歌啊……」

「那讲故事？」

「也、也不会……」

他鄙视了我一眼，说：「那你会什么？」

「背医书。」我默默垂泪。

他勉为其难地点点头，说：「那好吧，你背给我听……」

帝王家的人，都这么讨厌，他说背我就要背吗！

我还真背了……从《灵枢》《素问》，到《本草》《黄帝内经》，体现了我在医学上扎实的理论基础。

后来他说：「你背《灵枢》就好了。」

我问：「为什么？」

他望着我的眼，极轻的声音喃喃道：「我喜欢《灵枢》。」

我心脏猛地抽了一下，然后越发剧烈地跳动起来，脸上一阵阵发烫，磕磕巴巴地，为他背起了《灵枢》，一遍又一遍，一年又一年……

我的声音渐渐轻了，刘希的呼吸也渐渐趋缓，我知道他是入睡了，握着我的手也松开了。我怔怔看着他的睡颜，只有这个时刻，我才能放任自己的目光落在他的脸上。

可我心里憋得慌，真想像小时候那样，把他晃起来，拽着他的衣领大声吼：「刘希，你搞什么鬼啊！」

但他现在是皇帝了，我不能这么做。

只有他要我如何，我不能拒绝，甚至不能逃走。

外间传来脚步声，我回头看去。富春陪着笑脸轻声问道：「宋太医，陛下睡着了么？」

我点了点头。

「有劳宋太医了，陛下让富春送您回栖梧宫。」他又解释说，「陛下的寝宫，就算是娘娘们也不能留下来过夜的。陛下事先吩咐了，等他睡着，就让宋太医回栖梧宫。」

对了，他是有许多娘娘的……

我心口像被蜜蜂蛰了一下，酸疼酸疼的。我麻木地点点头，站起身，压低了声音说：「不劳公公了，下官认得路，自己回去便可。」

已经是半夜了，帝王寝宫周围还是有不少人探头探脑，各宫的眼线都盯着呢，估计都想爬上那张龙床，不过有什么意思，还不是一夜欢愉，然后又被送回自己寝宫，凄凄凉凉的，好没意思。

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。刘希这一病，就缠绵了足足三个月，隔三差五的让我去给他催眠，对外声称旧疾复发，非宋太医不能医治。我医术拙劣，实在是看不出来他病情如何，但也确实眼见着他一日日消瘦苍白起来。他寝宫里的灯总是彻夜亮着，常常能听到咳嗽声。那副俊美无俦的皮囊因清瘦而显得越发单薄。我一颗心也为他的病情悬着，问他如何，他也只是笑着说没有大碍，只是觉得累，让我陪着他便好。

我夜里常常看着他寝宫的明灯难以入睡，便让人把爷爷留下来的那些医书都搬进了宫，日日夜夜看着，只盼着能从医书上学到点什么，若是他真的旧疾复发……

我知道我不能离他太近，却仍是不愿意看他有事。

那一日回太医院取药的时候，我不经意间偷听到几个太医在嚼舌头。

「陛下这病，怕是……」太医甲欲言又止，但是意思已经表现得很明白了。

「这症状看上去也是普通，但与陛下旧疾相似，只怕是余毒未清，现在宋老太医已经不在了，宋小太医年纪尚清，也不知道成不成事。」

余毒未清？我怔了一下。

「传说宋太医夜夜为陛下施针，否则陛下难以安寝，但即便如此，陛下也不见好，只怕，悬了……」太医甲叹了口气，「陛下是个好皇帝，可惜了……」

「幸亏荣妃娘娘有喜了，这样一来，即使……那也……」

「诶！」旁边一人出声打断，「这些话，我们几个人偷偷说就好，让别人听到，那可是杀头的大罪！在宫里做事，怎么还这么没心眼！」

「是是是……」众人忙附和，再不敢妄议是非。

我恍恍惚惚出了太医院。那些人所说的，怕也是宫中大部分人所想的吧。现在宫里的人往西华阁走得更加勤快了，起初我只当是普通的巴结奉承，现在看来，恐怕不只如此。

他们都不看好刘希了，只当他时日无多。一旦刘希驾崩，那皇位继承人必然是荣妃肚子里的龙种。陈国并非没有女帝，无论荣妃肚子里是王子还是帝姬，都不会影响到他的储君之位。到时候，荣妃凭子而贵，跃居皇太后，兄长又掌握天下兵权，谁能不巴结她？

我叹了口气。严小武有句话说得不错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。他自小颠沛流离，受尽了白眼和挨打，却还是挺了过来，要是刘希，只怕一根手指头就能戳倒。

刘希身上的病啊……

「宋太医，宋太医。」富春公公的声音乍响，吓了我一大跳，我瞪圆了眼睛看他，他笑着说，「宋太医，陛下让小人来通知您，后天陛下要陪西凉来使去上林苑狩猎，让宋太医准备一下，到时候一起去。」

「狩猎？」我皱了下眉头，「陛下的身子撑得住吗？」

富春道：「可也不能让西凉来使看轻了啊。」富春无奈摇摇头，「总之陛下这么决定，你准备准备，就跟着去吧。陛下的身子，你最清楚。」

最后那句话，我听着怎么那么不是个味儿啊……

刘希自己剩下半条命了，还要为国家尊严去狩猎，太感人了……我想了想，写了封信，让人送回府上给严小武。

可能有人会以为我是让严小武来保护刘希什么的，其实……我是让他来保护我的。没办法，刘希身边侍卫那么多，我贱命一条，跟他不能比，还是严小武比较可靠。再说，严小武想去上林苑狩猎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，他会感激我的。

果然，严小武一接到信，当天晚上就飞进宫了，两只圆圆的眼睛在夜里发着幽幽绿光。

「小灵子，我没看错你，你果然是个讲义气的纯爷们！」严小武嘿嘿地笑。

我一巴掌拍他脑门上。「滚，你这个丧尽天良的东西，让你来是保护我的，你别尽想着玩！」

「当然当然！」他拍着胸脯表示，「我答应过你爷爷，就算你犯了死罪都会劫法场救你的！」

爷爷，你真是太深谋远虑，也对我太没信心了。

「可是……」严小武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扫了我两眼，「你太看得起自己了吧，除了骑术不济自己从马上摔下来，你还能有什么死法？」

「我有种不祥的预感……」我绞着被子说，「上林苑这地方不太平，哪次狩猎不出点事，以前不是还出过有姑娘闯围场认爹的事吗？这围场的守卫也太不靠谱了，什么个燕儿雀儿的都能飞进来，要是有什么刺客怎么办？」

「所以……」严小武脑子有点转不过来，茫茫然看着我。

「我还是担心我会从马上摔下来。」

这回轮到严小武说：「滚！」

我对自己的性命还是十分珍惜的，不怕一万只怕万一，因此我跟御林军透了气，把严小武安插进去。严小武跟了我和爷爷许久，宫里多数人都认得他，知道他与我和陛下都是自小认识的交情，也无人拦着他出入御林军。

倒是严小武比较难搞定，他说：「这什么衣服也太丑了吧！」

我在御林军众壮士的黑脸中把严小武拉走。

「狩猎的时候，皇帝、华将军和西凉使臣在前面，我跟在比较后面，你跟我旁边，听明白了吗？」我盯着严小武。

严小武掏了掏耳朵，皱眉看了看地图，又看了看我。「那我岂不是不能打猎了？」

「不要打猎比较好。」我淡定地收起地图，「万一你不小心射中什么姑娘，这辈子就毁了。就算没有射中姑娘，射中小鸡小兔，也是杀生害命，爷爷在地下都会唾弃你的。」

严小武郁闷地抱着枪坐在地上，最后还是不甘不愿地跟着我出门了。

富春给我牵来一匹马，笑着说：「这匹踏雪是最温顺的，陛下知道宋太医不擅骑乘，特意吩咐了，找匹温顺的马给宋太医。」

我摸了摸马颈，那马儿反过来蹭了蹭我，果然又温顺又有灵性。我高兴道：「多谢富春公公了。」

「是陛下有心。」富春临去时笑得意味深长

严小武摸着马两眼反光，「真是匹宝马啊，长得真英俊啊……」

「你喜欢啊？我帮你要来啊？」我斜眼看他，他却摇了摇头，「喜欢是有点，不过还不够好，我们爷们还是要亲自去驯服草原上最烈的马王，这种马只适合给娘们骑。」

「滚！」我扇了他一记，说，「扶我上马。」

严小武在我跟前是没人权的，嘟囔着服从了命令，自己又去牵了一匹看上去比较逊的马。

这时候刘希带领着三千御林军，陪同西凉使臣出现了。

我这还是第一次看到西凉人，隔了一段距离看得不确切，但显然对方体型上比我们陈国人大了一个尺寸，声音也洪亮许多，给人感觉就是北方辽阔大气的草原，相形之下，刘希则像陈国南方秀雅温润的青山碧水。

刘希身侧还有一人，神情倨傲，看上去三十开外的年纪，相貌硬挺，眉宇间和荣妃有些许相似，向来就是华将军了。

双方不知道在说些什么，只听到西凉使臣一阵大笑。他们是战败国，西凉军甚至可以说是全军覆灭，使臣还能这样放肆大笑，真是——太有性格了！

「严小武。」我举目四望，问道，「你觉得今天会不会出事？」

严小武举着张空弓四处瞄准，最后对准我，说：「你，要死了……」

「我一口藿香正气水喷死你！」要不是在马上，我一定扇他耳光。

「不过，有本大侠在，你，不会死得那么简单。」他嘿嘿一笑，耍了几下长枪。

这时候，刘希一声令下，三千御林军撒开了蹄子狂奔……嗯，不确切，是三千御林军策马狂奔，像脱缰的野狗，驷马难追。

我不远不近混迹在御林军外围，耳听到一阵阵的欢呼声，然后是吾皇万岁的震天喊声，充分显示了我国的主场优势。

严小武抓耳挠腮的表情，恨不能插上翅膀猎两只熊回来，我不为所动，淡淡说道：「淡定，淡定……」

「我也想玩……」严小武哀怨地看着我。

我想了想，说：「狩猎有两天呢，如果今天没事，明天就让你去玩。」

严小武眼睛一亮，道：「不许反悔！」

我挥了挥手道：「烦死啦，还大老爷们！」

想来是上天都要让严小武玩一番，这一天下来风平浪静。刘希猎了只獐子和鹿，意思了一下，便让身边人去大显身手了。华将军猎了头熊，西凉使臣不甘示弱，看到什么射什么，十分凶残。

到了晚上便在围场外围搭起帐篷，烹了日间的猎物，开起篝火晚会，众将士一番痛饮。刘希微笑着陪了几轮酒，便先退场，让其余人放开了喝。

我正吃到一半，富春又来唤我，说是刘希不舒服。我擦了擦油腻腻的手，赶紧就跟他走，临走时不忘回头冲严小武吼：「给我留点，我还没吃饱！」

后来他很讲义气的给我留了根鹿鞭，说是如何艰难地从一群人手中抢来如何滋补——我代我爷爷谢他祖宗。

刘希的帐篷里弥漫着淡淡的酒气，他斜倚在铺着厚厚白虎毡子的软塌上，原本苍白的俊脸染上了红霞，两眼泛着波光，微眯着向我看来，显然已是醉了七分。

我也是喝了点小酒，有些晕乎乎地站在原地，傻傻看着眼前美色，竟一时忘了下跪行礼。

那望着我的波光陡然凌厉起来，锐利的目光把我钉在原地，动物的直觉告诉我——前面有陷阱！

他微哑的声音冷冷说道：「过来。」

我后退了半步。

「朕命令你，过来！」他的眼睛亮得让人心颤。

「我……」我左右看了看，没人，想跑，没门。我好像没做错什么吧？

还没想明白，他就不耐烦了，踉跄了两步，上前攥住我的手腕，我没料到他竟然也有这样的力气，让我挣脱不开。

我承认，我怂了，他一发狠，我就怂了。我陪着笑脸说：「陛下，您坐好，微臣给您把脉。」

他笑了一下，看不出是冷笑还是嘲笑，但总归不是开心的笑。他拉着我的手没有松开，自己坐在榻上，我弯着腰也不行，只

好跪坐在地上。

「陛下哪里不舒服？」我小心翼翼地问。

他沉默了片刻，沉着声音用仿佛捉奸的语气质问道：「你让严小武来了？」

我眼皮跳了跳，干咳了两声，讪笑道：「今天狩猎嘛，我担心出事，就让他进宫保护我——和你。」我觉得，说保护我，有点不尊重皇帝，所以加上他。

不过他好像有意忽略了最后那个字，眯起眼睛瞪着我。「你觉得，我保护不了你？」

「不是不是……」我想也不想，先否认再说，只是这话问得太快，我还来不及理清其中的逻辑，只能靠临场反应——拍马屁！「陛下英明神武，三千御林军战无不克，谁都不能在陛下眼皮底下作乱！根本不需要保护！」

「那严小武来做什么？」他继续逼问。

「他、他是来玩的！他想狩猎嘛，他求我带他来！朋友一场，我就答应了！」

「他求你你就答应了？」

「啊……嗯……」我答不出来了，脑袋放空，两眼放空。

「他求你什么，你都答应吗？」

「那肯定是要有原则的，不能什么都答应！」

「那我求你，你答应吗？」

「啊？」我眨了眨眼，来不及多想便立刻接着说，「陛下是九五之尊，怎么用求人呢！您的话就是圣旨啊，普天之下，无人不尊！」

他顿了顿，苦笑了一下，捏着我的手紧了紧，哑声道：「可你没将我放在眼里。」

我几乎是脱口而出道：「微臣将陛下放在心里！」

他眼睛一亮，紧紧盯着我，呼吸急促起来，追问道：「真的？」

我只是拍马屁，他不会当真了吧？可是马屁已经拍了，马已经跑了，停不下来了，我硬着头皮说：「当、当然……」

「灵枢……」手腕上的钳制松开了，他缓缓靠近，带着酒香的气息越来越近，我向后一退，却被后腰上不知何时缠上来的手臂往前一拉，两瓣温热的唇轻轻覆在我额上。

我浑身僵硬，双手贴在他胸前，清晰地感受到掌心胸膛剧烈的起伏，却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推开他……我会不会死得更惨？

「陛下啊……微臣，给您把脉好不……」

最后一个字，被他咬在了舌尖。

第三章 微臣惶恐

环抱着我的双臂收紧，炽热的体温穿透了衣物，熨烫着我的身体。温热的唇舌，急促的呼吸，刹那间的天旋地转，我在晕眩中被压倒在榻上，胸口被压得喘不过气，还有一双手在我背上游走，燃起了一簇簇火苗……

在我即将窒息而亡的时候，我听到一个低哑的声音说：「呼吸。」

我头上好多星星在转啊……

「灵枢，呼吸。」有人在拍我的脸。

严小武，又被他说对了，我要死了……

我猛然回过神来，意识到一件恐怖的事。

刘希在抱我，吻我。

这个事实吓得我魂飞天外，地底下的爷爷一定又在骂娘了吧。爷爷说了，严小武比刘小希靠谱，让我跟刘小希保持距离。爷爷这话说得又不靠谱了，刘小希当了皇帝，这距离也不是我想保持就能保持的，君要臣死，臣、臣不想死啊……

刘希把我亲亲抱抱非礼了一番后心满意足地说：「不用等太久了，我就能让你入宫了。」

这句话，再次吓得我魂飞魄散。

但我什么也不敢表现出来，战战兢兢、唯唯诺诺离开了。

他是喝醉了，把我当成他那些妃子了吧？给颗糖吃，承诺未来，可我一点都不想当他的妃子。

我魂不守舍地回了自己的帐篷，严小武一脸严肃地说：「你背着我偷吃什么了？嘴巴肿成这样。」

我呆滞地看着他，猛地一颤，嚎丧道：「严小武，这回被你说对了，我真的要死了。」

严小武脸色一变，神情一正：「难道你吃了毒药？」

「差不多了……」我叹了口气，说，「你能不能带我离开皇宫啊，我觉得这地方不能待了。」

严小武挠了挠头：「可是，你们宋家不是被高祖皇帝下令时代行医了吗？你要是没有得到皇帝的赦令，就这么走了是杀头大罪啊，难道你要我跟你浪迹天涯、躲避追杀？」

「你不是外号来一捅，在江湖高手榜上名列前茅，人称天下第一二吗？带我逃亡没什么难的吧？我们可以去南洋，到那里陈国就鞭长莫及了！」

「是天下第二！」严小武纠正了一下我的说法，苦恼地皱眉，「所以你到底是惹了什么麻烦啊？」

「严小武，我爷爷对你有救命之恩，我对你有养育之恩，你不能丢下我不管！」我拽着他的衣袖嚎啕，「你要是不听我的话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！」

「谁先做鬼都还不知道呢……」严小武哭丧着脸，唉声叹气，
「那你什么时候走啊？」

「今天晚上！」

「不行！」严小武果断摇头拒绝，「明天我还要去狩猎呢！」

「严小武你怎么不去死一死啊！」这两件事的重要性能相提并论吗！

最后，我妥协了，让他去狩猎，没想到该出事的时候还是出事了。

第二天狩猎的时候，严小武不知道跑哪里去了，我远远跟在队伍后面晃悠，突然踏雪一震，紧接着便撒开了蹄子狂奔，从一个淑女变成了泼妇，我在马上风中凌乱，左脚还踩在马镫里，右脚却已经松开了，身子一翻被甩了下来，上半身被拖在地上，左脚被挂在马镫里，我清晰感觉到脚腕处传来咔嚓一声，后背上、脚腕上的剧痛如大浪将我一巴掌拍死了，我真庆幸，当时脑袋撞到了石头，这么一晕，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

我想一定是爷爷在地底下钉我的小人，怪我没听他的话，放不下刘小希。这一回，我是真的打算放下了，不知道是不是太晚了……

梦里刀山油锅，十八层地狱游了好几趟，牛头马面来看了看，说：「再加把柴火，油不够旺！」

这些鬼太没人性了！我咬牙切齿，在油锅里哼哼唧唧，听到耳边鬼哭神嚎，叽叽喳喳。

忽然不知道哪里吹来一阵凉风，驱散了少许燥热，紫雾中走来一个纤瘦的身影，一个悦耳的声音说：「你们都退下。」

那声音一下子散去了，牛头马面也走了，只有那个身影在靠近。他在我跟前蹲下，带着凉意的手抚摸着我的额面，我轻轻喟叹一声，觉得舒服了一点，便想凑得更近些，但又有人来传唤说：「判官大人，阎王叫您。」

那丝凉意抽离了，又是刀山油锅。

大概有十辈子那么长，我终于从那样的噩梦从爬了出来，却悲哀地发现，现实只有更残酷。

我侧躺着，脚被吊了起来，钻心的疼痛已经减轻了不少，后背上不知道敷了什么药，感觉麻麻痒痒的，脸上也有刺痛的感觉，头上也疼……

「啊……」想要说话，却发不出声音。

我仔细辨认了一番，这应该是栖梧宫的下人房，只不过看上去好像东西更多了一点。

这时有人推门进来，和我四目相对，片刻后终于惊喜大叫：「宋太医醒来了！」

我心酸地想，这位置好像有点颠倒了，作为一个太医，我竟然成了一个大病号，不知道我昏迷的时候，刘希有没有对其他太

医说「她要有个三长两短，朕要你们统统陪葬」！

不一会儿，严小武进来了，双眼通红地走到我跟前，跪坐下，说：「你打我吧。」

我有气无力地说：「水……」

他急忙倒了杯温水给我。

润了喉咙之后，我哑着声音问：「怎么回事？」

他答道：「那一天踏雪马蹄铁不知怎么坏了，钉子刺进了马蹄，它这才失控狂奔。你脚上背上手上都擦伤了，脑袋上撞了一下，昏迷了小半个月。」

「哦……」我又喝了杯水，心想，真巧。

「陛下让人去查了，不过没查出什么，说是意外。陛下让太医院的人照顾好你。」

「哦……」我继续说，忍不住想伸手去挠背。

「别动。」严小武抓住我的手，「上了这药，会有点难受，但是不会留疤。」

我愣了一下，又下意识地去摸自己的脸颊。严小武又抓住我另一只手，说：「脸上……应该也不会留疤的，你放心吧。」

「我又不是靠脸蛋吃饭！」我撇了撇嘴，说，「我饿了，要吃皮蛋瘦肉粥。」

「好！」严小武得令，奔了出去。

我看了门口许久，才缓缓拉起被子，蒙住脑袋。为什么是我呢？我做个不靠谱的猜测，难道真正目标是刘希，以为只有我能治他的病，杀了我就等于杀了刘希，刘希不好杀，还不如让我意外壮烈。

会不会这么迂回呢？

我叹了口气，算了，反正没我什么事了，我早就决定要逃走了。

脚腕上的伤已经不怎么疼了，后背只是麻痒，主要是肚子饿了，我等了好久才等来严小武。

「怎么那么慢啊……」我抱怨了一句。

「没办法啊！」严小武擦着汗，「没人手啊。」

「一个宫人都没有吗？」

「跑去西华阁了。」严小武说，「荣妃娘娘好像身体不舒服，一直喊肚子痛，太医说是胎位不正还是什么的，陛下都过去看了。对了，我还没跟陛下说你醒了。」

「不用说了。」我拦住他，说，「趁现在人少，我们走吧。」

「啊？」严小武傻傻看着我，「这么急吗？」

我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，「要是早一天走，我现在就不用躺在这里了。」

严小武愧疚地挠了挠头，「好，我都听你的。」

吃过粥，恢复了点体力，严小武把简单的几件行李收拾好了，对我说：「我们走地道吧，可以直通城外。」

「好。」

地道入口在御花园的假山下，从那个地方可以看到西华阁，我瞥到一闪而过的明黄身影，心口麻麻痛痛的，就像脚腕上的感觉，骨折了一下，也不知道有没有接好，接好了，修养几个月，还不是和往常一样跑跑跳跳。

我笑了笑，严小武问我笑什么，我说：「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」

严小武背着我，在地道里走了很久，我趴在他背上睡了一觉，醒来的时候已经到地面上了。

「严小武，你这个偷鸡摸狗的鼠辈。」我仰望着城外的天，鄙视他，「你怎么知道这地道的？」

「这是秘密。」严小武嘿嘿一笑，说，「你的伤还没好全，我把药都带上了，我们先找个地方落脚，等你伤好了再走。」

我说：「不行！我们马上走！不然追兵来了怎么办？」

「你懂什么啊！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！再说了，你也太把自己当葱了，不过是一个小太医，真以为会有追兵啊？」

我愣了一下。是啊……说不定，人家根本就不在乎呢？可是如果没有追兵，我这么一声不响的逃亡会不会显得太难堪啊？

可是真的被严小武说中了，我们在城外住了三天，别说追兵了，宫里屁的声响都没传来，就像走失了一个没名字的小宫女一样，没有人在乎。

原来是我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啊。

我笑了。

其实，很早以前我就跟刘希说过的，我一点都不想当太医。

「这是命啊，没办法。我不想当爷爷的孙女，我不想当太医啊！」我一边撕着医书，一边仰天长啸。

他说：「我也不想当父皇的儿子，不想当王爷。」

我挤眉弄眼地说：「那你可以当皇帝。你当了皇帝，就可以给我颁个赦令，以后我啊，我的儿子啊，我的孙子啊，就都不用当太医了！」

他笑了笑，嘴角的梨涡浅浅的，像被微风拂过的一池春水。

「皇帝不好当啊，我不想当皇子，也不想以后我的孩子和我一样，不想我的妻子像我母亲一样。」

我怔了一下，嘟囔道：「那你以后就别像你父皇那样，娶那么多生那么多嘛。我就不一样了，就像我爷爷，明知道我不是当太医的料，却也只能逼着我学医术，要是治不好人，就是欺君之罪，要杀头了。以后我的孩子也要继承我悲惨的命运，想一想都不敢生了……」

刘希笑着说：「你想得真远。」

「再不然，你去当藩王，向皇帝要了我，我就可以离开这里了，然后你再放了我……」我想得心花怒放，只觉得未来一片美好。

他沉静的眸子望了我许久，才轻轻点了点头说：「好。」

结果，他当了皇帝，也真的放了我了。刘希，我错怪你了，其实你是个好人的吧，好得我都想哭了，你这么好，衬托得我多么犯贱啊！早知道我一早就走人了！何必等到现在！好吧，看你成家立业，娶妻生子，我总算是功德圆满，有始有终了。

在城外住了十天，我的伤好得差不多了。给我换药的是同村的一个大娘，一来二去的，我发现她看严小武的眼神越来越不对劲了。

某天换药的时候，她问我：「妹子啊，小武是你哥哥还是男人啊？」

我答道：「他是我哥。」

「看着不像啊？」

「我像我娘，他像他爹。」

「哦……」大娘茫然了一阵，才说，「那你哥有婚配了没有？」

来了！传说中的拉皮条！

我心中一阵感慨，严小武也长大了啊，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了，村子里好多姑娘朝他抛媚眼，只是他很二，总是接收不到，我辛辛苦苦把他拉扯长大，也是时候把他嫁出去了。

「没婚配呢。我哥今年二十有一了，因为爹娘死得早，所以到现在都还没操办婚事，我哥功夫不错，能下地能当兵，是个老实人，可惜没有姑娘看得上……」

「哪里会！」大娘打断我，「小武一表人才，这么俊的小伙子可不多见，村子里不少姑娘喜欢他呢！他要是还没有娶妻，那这事就包在大娘我身上了！」

「那就劳烦大娘多费心了。」我笑着说。

爷爷总是希望我跟严小武在一起，他说严小武是个老实孩子，实心眼，能对我好一辈子，也能保护我。可我总觉得他像哥哥一样，有时候很二，又像弟弟一样，总归是兄弟，他和刘希不同，可是刘希哪里好，我也不知道。如果知道，我就能按图索骥，找一个一模一样的人来喜欢了。

等把严小武也交代了，伤也好得差不多了，我就能离开京城了。以后不用当太医了，我也可以找一个男人嫁了，想生几个

就生几个！

大娘办事效率很高，不过两三天，严小武就被拿下了，他面红耳赤地跑来跟我说：「我们走吧。」

「什么？」我掏掏耳朵抬头看他。

「这里的姑娘……」严小武纠结了一会儿，才蹦出三个字：「太奔放！」

我仔细想了想，这不是别人奔放，应该是严小武自己太闷骚了。

我拍了拍椅子说：「严小武，你坐下，我有话跟你说。」

他惊恐地看了我一眼，犹犹豫豫地坐下了。

我酝酿了一会儿，长长叹了口气说：「小武啊……你今年也不小了，二十有一了吧。」

他僵硬地点点头。

「我不能总是罩着你，你长大了，也该自己去飞了。」

严小武继续纠结，纳闷说道：「你什么时候罩过我了？」

「爷爷临死前把你托付给我……」

「你是不是说反了？」

「我把你拉扯成人……」

「你绝对是说反了！」

「现在你也该嫁人了……」

「你说反了说反了啊！」

「找到一个肯要你的姑娘，你就嫁了吧。」我拍拍他的肩膀，让他淡定一下，「这个地方不错，依山傍水，交通方便，比邻京城，文明开化，这里的姑娘也挺美的，我觉得你这人不容易开窍，如果有看得顺眼的，就洗洗嫁了吧。」

「喂……」严小武阴郁地盯着我，「你是脑子被驴踢了，还是被门夹了？干吗突然操心我的终身大事。」

「我说了我不能陪你一辈子了，你终身大事解决了，我也就可以走了。」

严小武愣了一下。「你要去哪里？」

「随便哪里，我这辈子都没出过京城，难得出来了，当然要四处游山玩水了。」

「我陪你，你一个人我不放心。」严小武义正辞严地说。

我呵呵干笑，懒得跟他多争辩了，只是问他：「那姑娘怎么样？」

严小武立刻红了脸，跑得和来时一样快。

我怅然若失地看着门口，笑了笑。

那天夜里，我就跟脱缰的野狗似的，一路向北。

我想去很多地方，也想过很多地方，最后决定去北方，只是因为，当天晚上刚好有一辆马车北上。

马车上除了我还有三个人，看上去都是无害的旅人，我抱着包裹缩在角落里，在颠簸中竟然也能睡过去。

梦里一道目光如影随形，漆黑幽深，温润濡湿，像麋鹿的眼睛，望着我说：「灵枢，不要走好不好？」

「我喜欢灵枢……」

他应该是有点喜欢我的吧，应该也只是有点而已。可我想那大概是够不够的，我需要很多很多的喜欢，没有那么多，我就不要了。

天亮了几回，又暗了几回，我终于到了北方一个中转的县城。客栈里的旅客操着各种口音，老板娘说往西走是西凉大漠，往北走是草原，往南走是山岭。

「姑娘，你细皮嫩肉的，这北方可不适合你。」老板娘是个风韵犹存的中年寡妇，大口喝酒，大声与宾客调笑。

「可我来了啊。」我挠了挠头说，「我也不知道要去哪里。」

「那不如你在我这里干活，我付你工钱，等你想好了再走？」

我连连点头说：「好啊好啊！」

她笑着在我鼻子上刮了一下，「小姑娘，也不怕我把你剁了做成肉包子？」

我哆嗦了一下，她又笑着走开了。

我在客栈干了几天活，老板娘说：「小姑娘，手脚挺伶俐的，以前是干嘛的？」

我想了想，不好意思地说：「是屠夫……」

她瞪圆了杏眼，咯咯咯笑了起来，说：「小姑娘真有趣，我越来越喜欢你了！」

北方的冬天来得比较早，第一场雪落下来的时候，我才意识到自己竟然一呆两个月了。那一天，天上飘着鹅毛大的雪，一群人推了门进来，大喊着要热酒。

老板娘自己上前招呼了，我在角落里瞥了几眼，看到他们穿的是陈国的军服。

「哟，今几个怎么有空来喝酒了？」老板娘笑着招呼他们。

「休息，换防。」一个士兵说，「过几天，我们就要调到其他地方去了？」

「怎么了？」老板娘一怔。

「没收到消息吗？我以为你这里消息挺灵通的。华将军被削了兵权，当着百官的面对陛下出言不逊，被罚闭门思过，封地里的百姓联名上告华府强占耕地，纵奴行凶，陛下一怒之下将华将军下狱了。现在边防都交给新起的镇北将军了。」

「这……也变得太快了吧！」老板娘一愣一愣的，「前不久还那大赏了华将军……」

「此一时彼一时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啊。华将军也实在太嚣张了……」那士兵说到这里，抬眼左右一看，压低了声音说，「鸟尽弓藏，兔死狗烹，西凉威胁解除了，华将军也就没用了。」

「可华将军好歹也是皇亲国戚吧？」老板娘也压低了嗓音，「这荣妃不是还怀有龙种吗？」

「没了。」士兵说，「都是后宫那些你争我斗的事了，户部尚书的女儿给荣妃下了药，华将军一怒之下把户部尚书打了一顿，去了半条命了。不然这次华将军能那么倒霉吗，都是户部尚书联合其他人一起给他下绊子。反正这件事，哪方面都不讨好，陛下也折损了一个皇子，听说因此心情阴郁了许久，上朝的时候，百官都不敢高声说话，连让陛下立后的声音也没了。」

「啧啧……」老板娘连连摇头，「这宫里宫外的事可真复杂，还是咱们简单些。你们都要走了，今天的酒多喝些，我请客了！」

「好！老板娘爽快人！」

荣妃的孩子没了，他的心情一定很差吧。不过他还年轻，还有那么多的妃嫔，孩子以后总是会有……

天快黑的时候，几个士兵才勾肩搭背摇摇晃晃离开，我正想关门打烊，忽然一股力量抵在门上，我用力推了两下没动，便从门缝里向外看去。

一个声音阴测测地说：「开门。」

我吓得一哆嗦，刚想用力关上门，门就被推开了。

寒风夹着雪涌了进来，一个高大的身影立在门口，面如寒霜。

「宋灵枢！你让我找得好辛苦啊！」严小武咬牙切齿地说。

「小小小武……」我结结巴巴地说。

「我差点被你害死啊！」他抓住我的肩膀前后晃来晃去。

「怎么啦？」我头晕脑胀地，甩手在他脑袋上拍了一下。

严小武动作一顿，随即眼眶一红，委屈地嚎啕起来：「我差点就没命见你了……我怎么把你弄丢了，他会杀了我的……幸亏我找到你了……」

「什么什么？你在嚷嚷什么呢？」我依旧一头雾水。

「跟我回去！」严小武神色一正，「不然我们两个都死定了。」

「你他妈能不能把话说清楚啊！」我受不了，一巴掌呼他脸上。

「陛下找你找得快疯了！你再不回去他就死给你看了！」

安静。

寂静。

相顾无言。

只有风雪声。

「他找我干嘛？」我狐疑地看着他。

「他喜欢你难道你不知道？难道你不喜欢他？」

我挣脱他的手说：「喜欢能当饭吃吗？你要么走要么留下来，我很喜欢这里。」

背后响起拍掌的声音，我回头看去，老板娘笑咪咪地走下来，走到我身旁，一双美目在严小武身上打转，最后，轻轻提起裙摆，一脚，把他踢出去！

我看得目瞪口呆，只见老板娘缓缓关上门，对外面说：「今天打烊了，明天请早。」

然后老板娘转身看我，拇指往后一指，问：「你男人？」

「我哥。」

老板娘一笑：「乍一看有点傻。」

我说：「仔细看还不如乍一看。」

第四章 微臣遵命

当天晚上，我一直寻思着要不要跑路，琢磨着严小武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，百思不得其解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顶着黑眼圈起来开门，门一开，我愣住了。

屋外一个人，穿着狐裘，不知站了多久，细软的乌发上沾了不少雪花，正静静望着我。

「客官……里面请……」我咽了咽口水，招呼他。

老板娘正下楼，看了他也是一愣，随即飘也似地下了楼，笑着说：「好俊的年轻人，打尖还是住店？」

「住店。」他的声音有点哑。

「要不要来壶我们这的酒，驱寒暖身。」老板娘殷勤招呼。

「好。」

「不行！」我脱口而出，两个人都偏过脸看我，我动了动嘴唇，低声说，「北方的酒太烈了，酒量不好不要喝，会伤身体的。」

「那就不喝了。」他唇角勾了勾，笑着说了一句，找了张椅子坐下。

老板娘凑上来碰了碰我的肩膀，低声问：「又是你哥哥？」

「不是。」

老板娘揶揄一笑：「看来这个是你男人了。」

我张大了嘴巴，不知道怎么说。

「不是你男人我就要了！」

「喂！」我急了，「他才二十呢！」老牛吃嫩草啊！

「哟，果然上心呢，这就急了。」老板娘哈哈一笑，在我肩上一推，「闹什么别扭，这么俊的男人，还不上去拿下了！」

我踉跄了几步，在他跟前站稳了脚步，问道：「你要点什么？」

他睫毛微颤，上面好像还沾了点雪花，我强忍着伸手去碰的冲动。

「我有点冷……」

「那、那我给你倒点热水？这里很简陋，北方的东西我怕你吃不惯的。」我局促地绞着袖子说道。

他轻轻点了点头，说：「你拿主意吧。」

倒水的时候，我想自己也逊毙了，轻易地又被他拨动了心弦。
既不能若无其事，也不能恶声恶气。

他端着大海碗，碗里热气缓缓冒着，水色的双唇碰了碰热水，很快便染上了胭脂色。

「我赶了几天的路，困了。」他抬起眼看我，湿润的双眸无辜又可怜。

「我带你上楼。」他之前是从哪里赶来的，难道是京城？

边城的客栈条件不太好，我多拿了一床被子给他铺床，说：
「你将就着休息一下，这里的床比较硬，我给你生点火……」

话没说完，又被他扑倒了。

「灵枢……」我被他压趴在床上，他咬着我的耳朵，带着浓浓的鼻音喊我的名字。

「喂喂……你……你起来……我要死了……」我透不过气了！

他不甘不愿地爬起来，我刚一翻过身，又被他抱紧了。

「抓到你了。」他枕在我肩窝处，长长松了一口气。

「你来干什么啊……」我看着房梁，无奈地说，「在宫里不是呆得挺舒服的嘛，跑来这种地方受罪。」

「呵，宫里舒服，那你为什么跑来这里？」他反问。

我语塞。

「我知道，你喜欢我。」他笑着说，难掩得意。

我窒息。

「严小武都说了，灵枢做梦都喊我的名字。你昏迷的时候，一直喊我的名字，我一走，你就哭。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我干巴巴地说。

「我让严小武看好你，没想到他这么不中用，让你跑了。」

「什么？」我愣了一下，刷地转头看他，嘴唇扫过两瓣温凉的柔软，看到刘希嘴角噙着抹坏笑。

「我本来想，找到你的时候，一定好好罚你，可是看到你，我又舍不得了。」他翻身覆在我身上，紧紧贴着我的双唇说，
「灵枢，我终于有能力保护你了。灵枢，跟我回家吧……」

「不、不要！」我的后脑勺枕在床上，避无可避，左右摇头都逃不开他的双唇，「爷爷去世了，我没有家了，爷爷说，不能和你走太近。」

他顿了一下，我急忙大口呼吸。

「爷爷是错的。我不是我父皇，他保护不了我母妃，但我可以保护你……」他的瞳孔深处映射出内心深处的倔强和骄傲，
「他是个懦弱的男人，他爱我的母妃，但这种爱却成为一种伤

害，他让她成为众矢之的，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她中毒，无力救她……」

我茫然看着他。

刘希轻轻一叹，靠在我肩上。「爷爷什么都没告诉你，他大概希望你永远不要卷进这些是非之中。你以为我只是个不受宠的皇子，以为我只是得了病，其实不是，我是父皇最疼爱的皇子，我得的也不是病，是毒。母妃出身低微，却深受父皇宠爱。她没有后台，保护不了自己，父皇也没有能力保护她。

母妃怀着我的时候被人下了寒毒，发现的时候，毒已经入了心脉，为时已晚。但她仍是忍痛生下了我。

那之后，父皇才明白他的爱，在后宫之中是怎样的毒。他故意无视我，装作放弃我，以为这样我就能安全。但我身上带着寒毒，无人能治。去除寒毒需要多少心力，你是知道的，如果不是父皇暗地里给了爷爷命令，你以为，爷爷真的敢去救一个不被人待见的皇子吗？」

我从来没有想这么多，因为爷爷素来心善，就算是路边的乞儿，他也不忍看人受饥寒之苦。是了，皇子不一样，你救了他，便会得罪对立立场的人，如果不是先皇的命令，他又怎么敢冒险？

「从我的身体渐见起色之后，父皇就着手安排一切了，为我暗中培植势力，找最好的师父教导我，只等有朝一日，让我回到朝堂，回到他身边。否则，凭我的势力，永远也进不了朝堂，只能当一个藩王，远死他乡。那个皇位对我的吸引力并不大，

但我没得选择，父皇的举动被人察觉，我被推到台前，一旦失败，只怕死的人会是成千上万。」

「所以，你就当了皇帝么……」我呆呆问道。

「是啊。爷爷总是不放心我，我和爷爷说，我想要灵枢，我喜欢她，会保护她，可爷爷担心你步上我母妃的后尘。你只是个小太医，我的地位未巩固，权力在外戚手中，若让人察觉我对你的感情，纵然你无权无势，对他们无害，他们也可能因为嫉妒而对你下杀手。」

我忽然想起那天上林苑的意外，身体猛地一颤：「踏雪忽然失控并不是意外？」

他眼神一沉，点了点头：「那天上林苑，是我酒醉失控，让华将军的眼线察觉，才会连累你受伤。我查明了一切，却不能声张，但你放心，那些害了你的人，我一个都没有放过。」他轻抚着我的发心，叹息了一声，「灵枢，我总是担心，一再拖下去，你会对我失望，会跟严小武远走高飞，直到你在昏迷中说了真话，我才放心把你交给严小武，让他带你暂时离开皇宫，等一切尘埃落定，我再接你回来。」

「我昏迷的时候说什么了？」我打断他。

「你说你喜欢我。」

「不可能！」我坚决否认，「我怎么可能说这种话！」

「你还叫我别走。」

「不可能不可能！」我连连摇头，「绝对不可能。」

「严小武可以作证！」

「你们已经狼狈为奸了！」我悲愤地说。原来严小武带我出宫是他授意的，原来他本来就想让我出宫，所以才没有派追兵，害我还一边自作多情一边伤情。

「那你现在老实回答我，你喜欢我吗？」他的鼻尖轻轻抵着我的，亲昵地问，「说喜欢，说不喜欢就是欺君。」

「你逼我说的……」我心脏一抽一抽的，又酸又麻。

「是，我逼你的，你说一声好不好？」他柔声哄道。

诶，不愧是万人之上，无耻起来都无人能及。

我咬紧牙关，威武不能屈。

「现在不说也可以，跟我回宫，以后有的是机会让你开口。」他笑着在我唇上啄了一下。

我心下黯然。「我不想回去……刘希，那不是我要的生活。你已经有荣妃了，她怀了你的孩子，甚至因为你而小产，无论如何，你不能再对不起她了。」

刘希听到这里，冷笑起来。「她？灵枢，你太天真了。」

「怎么？」

「荣妃怀的不是我的孩子。」

我张圆了嘴。

「我从未与后宫中任何妃嫔有过肌肤之亲，她们之所以觉得有，只是因为被下了幻药，产生了幻觉。既然是幻觉，又怎么可能怀孕？那必然是与人私通，无论那人是谁，结果都只是想要一个皇子。」

我许久不能合嘴，半晌才结结巴巴道：「那你怎么……怎么不拆穿她，你还认了？」

「不认能怎么样？」刘希抿了下嘴，看上去有些郁闷，「难道让天下人知道我被人戴绿帽子了？」

我想起那天下午的西华阁，跪了一地的太医，神情阴郁的刘希，不禁惨痛地点点头，摸摸他的脑袋以示安慰，他受用地蹭了蹭。

「她肚子里那个孽种也不会留太久的，就算我不下手，其他人也不会让她生下来。一开始她以为你医术高明，又是我信重的太医，便指名让你为她保胎。我本不愿意让你涉身险境，但当时情形，却没有理由拒绝，只好先应承下来。后来出了梨芳宫下毒之事，我便顺势让你摆脱了荣妃。后来我暗中拿了药装病，局势莫名，他们便坐不住了，一个个想要抢占先机，刚好我借力打力，让户部尚书和华将军两大势力狗咬狗，互相削弱。」

「那三个月，你果然是装病……」我恍然大悟。

「我不先露破绽，什么时候才能逼他们出手？我允你一个愿望，你却跟我说要和严小武远走高飞，你不知道我有多难过……」

「喂喂……你是皇帝啊，可不可以不要露出这种委屈的表情！」我无力地看着他。还当自己是刘小希吗，装病弱骗同情。

「我不走还能做什么呢？我想你已经有了妻有子了，其实我留着也没什么意思。虽然现在你说都是假的，可是后宫中百媚千红，那么多美人你真的坐怀不乱，一点便宜不占？那你不是富春就是孔子。」

刘希无奈道：「这个真不行。她们一个是户部尚书的女儿，一个是华将军的妹妹，一个是丞相的孙女，我看到她们就想起户部尚书满脸的横肉，华将军的虎背熊腰，丞相一脸的褶子。让我抱她们，太难为我了……」

「既然如此，你又何必耽误人家姑娘家的青春……」我叹了口气，鄙视道，「都是你的错。」

「她们只是想当皇后而已，皇帝是谁，她们并不在乎，她们只是想利用我。」

「你就那么肯定我和她们不一样吗？」我疑惑地看着他。

刘希说：「你和她们一样，我知道，你只是喜欢刘希，刘希是谁，你不在乎。」

我垂下眼睑，无言以对。

「我承诺过你的，都会兑现。」他带着迷人的微笑，连哄带骗。我长叹一声，落入陷阱，心甘情愿。

不过当时我并没有想起来他承诺过我什么，直到洞房花烛夜，他才点醒我。

「我承诺过你，当了皇帝，便给宋家赦令，以后，你不用当太医了，你的孩子也不用从医，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所以……」他亲了亲我的脸颊，「当我的皇后，你可以想生多少就生多少，我只有你一个皇后，所以开枝散叶的重责大任，都落到你身上了……」

「这个……」我有种不祥的预感，且走且退，最后被逼到床沿。「我总觉得，好像有点不太对劲……」

「有什么不对劲？」他动手来抽我的腰带，低下头仔仔细细解那繁琐的衣扣，不过他耐性不太好，眉头一皱，撕了。

我慌慌张张拉开他的手，「等、等一下……」

他抬眼看我，幽深的双眸仿佛能吸进所有的光芒，「还等什么……」

「那个……那个……严小武怎么没来参加我们的婚礼？」我转移话题。

刘希不悦地皱眉，捏了下我的掌心，哑声道：「这种时候想别的男人是不是更不对劲？他之前把你弄丢了，我罚他去守边

疆。」

「喂！他好歹是我娘家人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对他！」我不满地吼他。

「哦？」刘希眉梢一挑，「他是你娘家人，那我是你什么人？」

「这个……」

「什么人？」他逼近一步，我倒在床上。

「自、自家人……」我在强大的压迫感下，含泪认输。

他满意地眯起眼，摸摸我的脑袋说：「乖……」

当我不小心说出怀念当初小小软软的刘小希时，他说：「以后多生几个。」

我总有种误入贼窝的感觉，这种感觉一直持续了很多年，我也不明白到底是哪里出错，直到很多很多年以后，陪刘小小希读书的时候，无意间看到史书，我才如遭雷劈，恍然大悟。

太史公曰，宋氏医女，天启帝后，生性善妒，独宠后宫数十载，废三妃六嫔，夜夜寻欢，留宿帝宫。

太史公 PS，一定是利用医术给陛下下降头了！

我都是被逼的，好不好！

